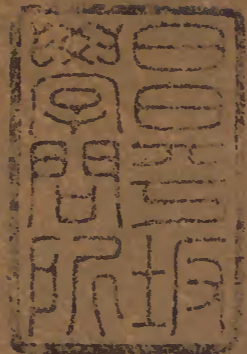


廣稽史八



		九	漢
	八	九	書
	四	四	門
一	九	〇	類
〇	四	號	
冊	架	函	

庫	文	閣	內
三〇	九	九	漢
函	一	四	書
一	〇	〇	類
二	冊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40
冊數	10	(8)
函號	309	17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絳囊生傳

荔枝

徐燭

絳囊生者名丹別字太白其先祝融氏以火德王都
 南離子孫纍纍散處閩越南粵巴蜀間遂以離為姓
 生其苗裔也生少有異質顏如渥丹肌肉豐瑩性復
 甘美雖中若刺核而外多模稜未嘗有所譏刺久有
 譽過生者任其指摘生但頽然垂首而已與人交一
 膜之內洞見肺腑故見者莫不津津漢初時天子求
 海國異材南粵王尉佗以生入貢十里一置五里一
 候得達京師武帝獵于上林問生于司馬相如相如

淺草文庫

對曰其材在盧郎揚子間甚稱上旨相如故蜀產雅
習生乃以盧楊並稱時論屈之元鼎六年帝建離宮
慶生其中生素長南方北地苦寒雖沾渥恩顏色枯
瘁一旦以計自脫守吏坐誅者數十人生每歲朝京
師所過有司供具甚費臨武長唐羌謂生糜濫廩祿
以甘腴啗人主無益于大官請罷之上可其奏生既
落職遂學玉液還丹之術衣朱衣肘後常繫絳囊貯
金莖露往來于七閩兩廣變梓之地人皆稱為絳囊
生云大唐天寶中楊貴妃聞其名欲生致之時生方

結廬于蜀之涪州許擁傳上謁生以一騎馳至顏色
自若妃召見沉香亭見生丰姿姣艷甚憐愛之初宮
人以金盤注華清池水賜浴其中膚如凝脂芳香逼
人貴妃大笑謂生非紅塵中物賜緋一鞞常乘朱輪
出入禁中然生以還丹術得幸故廷議肅然丞相曲
江張九齡作賦贈生名益顯其後祿山陷京師車駕
幸蜀生亦遁去襄陽人杜甫避難蜀中其所吟咏多
及生元和中太傅白居易出守南賓時與生為臭味
交以生美容止命工史繪像為詩贊之未嘗一惜齒

牙生族類既繁而閩中尤盛宋端明殿學士蔡襄為
作譜牒叙其本枝奕葉甚詳南豐魯鞏知福州為生
修實錄以為有邁種之德生有側生女第十八娘者
容色殊絕與閩王審知少女以紅粧相艷貌與生肖
生晚得道常挾黃頭奴號旁挺者先後婆娑于林藪
間其後大丹既成遺棄軀殼尸解以去不知所終
太史公曰余讀列仙傳及仙人本草皆稱生能蠲渴
補髓有功于人非虛語也黃巢之亂幾膏斧鑕以老
媪抱泣卒全其天年幸矣端明迄今五百餘載譜牒

缺畧然子孫在閩中以朱紫起家者不可勝數語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吾于生亦云

唐書卷之九
卷之九
汚非夫哉玄應曰若皎皎者乃易汚蓋穎嗜動而泓
嗜靜楮白陳黑故四人相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
人孰能知動不異靜靜不異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
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於是始定交
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逐鹿之時劉馬上
習不能用項稍用亦不肯竟去學劍而四人者遂擯
於世其後毛穎見班超而超投之楮素謁李意其意
其裂焉石泓性重陳玄嘿嘿徒懷忿俱不能為二友
爭已而入坐左思潘潛與左相對幾十年四人非不

知藩溷之藝而重左之博雅不能舍公左賦三都贈
灸今古四人與有功焉居無何有客以其能薦於王
羲之者羲之亟招此四人相得甚驩王每謂人曰吾
以毛君為刀劍以陳君為蓋甲以石君為城池以楮
君為陣吾其遂為天下勅乎羲之物傳諸子孫子孫
待四人敬不衰至今稱臨池業自烏衣一派外無兩
者本羲之暱此四人力也自是四人名踰重無論
雅俗顯隱皆爭客之而家後有藝圃主人者尤極禮
遇焉凡主人有所任使則玄與穎輒就泓謀定然後

告於諸素使素傳布人間語云同功一體其此四人
謂哉然此四人者自少迄今精銷力竭良苦矣而感
主人禮遇相議所以報德者於是泓語素曰吾聞主
人方玄覽逖搜為不朽盛事此豈我輩貞潔一身之
時以問頴頴曰願盡吾心乃已以問玄玄曰亦不敢
愛摩頂盧主人任用宰相與畢力任事終始無間云
後各有茅土封世世勿絕

太史公曰夫士遇合固各有時哉此四君者當其遇
劉項時齷齪發囊中以為計畫無復之爾及其遭時
遇主彈冠俱興並有顯代聲施到今豈不偉哉然令
此四君懷伎並進各不相能功亦不就乃能相挽相
推若左右手以有成績嗟乎可謂善始人終無負師
濟之義者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續毛穎傳有序 筆

周應愿

余讀太史公叙司馬相如傳津津喜不休讀諸賦未嘗不爽然自失也曰嗟乎豈其紀言史哉相如事寔無可攷見所採著皆虛語廼獨以文執傳顧何不及毛穎夫毛穎子雲所稱溢神化來者非夫窮天地之紀採人物之變其出如雲其斂如神淵綜廣博即古屈原宋玉景差者流僅僅得一體視毛氏固矐乎後矣寧在九流哉天下學士翕然嚮風孰不誦毛氏功也毛氏後有名純者與予善惜

其祖父不列于太史獨持唐韓愈傳世守以為珍
乃子孫世系猶缺弗聞予按秦以後迄宋豐祐間
毛氏興廢之原厯厯可據雖風氣各殊總之不離
文執者近是予遂撰次擇其有關文運者著於篇
以續韓愈氏之所未備

毛穎字穎其先世居中山秦始皇欲并天下與蒙恬
謀取毛穎而毛氏之族始用事紀戰有功封於管城
遂號管城子管城子摹畫稱旨日見親任復號中書
君中書君既老且禿而退歸於管默然堅卧其子孫

強起之穎咲曰始吾與蒙將軍會於中山吾懼蒙將
軍拔吾髮而滅我賴皇帝收用俾得掌文書自當代
國事及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靡不出
之吾手此可謂布衣之極他尚復何望哉自今而後
即一世至萬世子孫繼吾業者慎弗改吾姓氏其世
世號為中書君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燒天下詩書
百家語中書君憂之弗敢諫書遂焚其後二年始皇
卒胡亥襲位中書君知天下將亂隱不復見漢興叔
孫通欲定禮儀聞中書君強記親往中山迎之中書

君惡其佞絕不與交求魯兩生者欲從之游兩生緘
默無所事事君亦無所知名會太史公司馬遷作史
記而已同人訪中書君後之寡賢者而謀之遂與太
史公友善時大將軍衛青方貴而恥中書君不出其
門下欲召中書君中書君曰大將軍成功萬里徃請
司馬遷為將軍勒銘誦功德名流後世不亦善乎衛
青悅其言而遣之汲黯聞而嘆曰美哉中書君不趨
勢不畏威惟文是與其明去就之義乎董仲舒東方
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枚臯朱買臣等一時以文學

相高而中書君亦輒遨遊其間時有補葺然不若太
史公之交深上記軒轅下迄漢武日助太史公簡牘
而太史公久而不知其功傳之奇人曰漢司馬遷史
記遂削中書君之名而君不憾其後九世孫為霍光
撰廢昌邑王章奏奏成逃去不復事光已廼歸劉向
助向校群書收遺籍王莽之亂楊雄強挾中書君同
席天祿共作劇秦美新成中書君嘆曰吾其替乎吾
乃仕莽哉向雄泣而求歸雄不聽卒與雄相終始是
後中書君不復有所擇其在東漢惟從班固遊者能

繼祖父業固弟超少有大志事母孝家貧常隨中書君為人傭書供養久之勞苦乃怒授之起曰大丈夫不能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廼事此渺小技哉遇相者謂超當封侯超遂決意棄中書君中書君亦不怨凡超勲業君與有紀錄之功固卒後有范曄陳壽與君交非君文藝所以存亡故不著晉人清譚君遂尚清譚六朝靡麗君遂尚靡麗唐韓愈力追大雅文起八代之衰君始求為祖父立傳遂立傳柳宗元見而異其文且幸君得附韓子施後世後又三百年宋

歐陽修氏黜浮崇雅為士人宗海知君如韓愈及至元豐元祐之際程伯子兄弟起河南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排異端闢邪說始戒中書君不得繼橫妄語而中書君遂戢其吐奇耀英往往不逮前代其明理學時時過之為眉山蘇軾氏說者聞而咲曰迂哉中書君乃與豎儒伍遂與程林子門人兩成嫌隙日相訾議中書君半助洛黨半助蜀黨於是毛氏亦兩族談理學者絀文章談文章者絀理學明興重文教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勵賢以風海內詔賢良文

學講閑經義二百年來公卿大夫縉紳處士一切皆彬彬質有其文藝家家習諳毛氏文章理學復為一途而毛氏兩族復合

贊曰吾觀自古賜姓以來族未有如毛氏之長遠者歷秦而漢而唐而宋其文字皆出其手力噫何其閎覽博物君子哉或謂毛氏世有絕技精八書明六體魏鍾繇晉王羲之藉其能卒以書聖君子惜其以藝掩弗論論其有關文運者如此雖然文能用穎莫能盡穎毛氏固未艾哉雖百世可知也

焦桐傳

琴

周應愿

焦桐不知其所自始說者謂與燧人氏同時嘗居梧岡之上羞與凡木氏為隣有識者曰焦氏文炳彪鳳質參金玉當有出為清廟明堂之器者伏羲即位果聘桐被之絃二十有七命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桐與有力神農氏興斲凡木氏為耜耒而桐方任廟堂自是桐日益貴而凡木氏日益賤黃帝時舉六相為治更命伶倫造律呂崇後鑄十二鐘大容作咸池之樂而焦氏附其中協五音音始在律

少昊時入大淵顓頊時入承雲帝嚳時復入九招堯
得而置大章之樂萬邦協和虞舜之世始減桐二十
七絃為五絃命后夔職掌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庶尹
允諧虞賓德上讓舜曰來汝桐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時乃功桐拜稽首讓于鳴球瑟管鼗鼓祝敔笙鏞舜
曰俞惟汝清舜崩桐哀之如喪考妣哭無聲或曰象
欲殺舜舜方據牀自若與桐相對而歌歌曰山高高
子水悠悠父母順兮兄弟怡予與子兮其無憂及即
位乃舉桐禹作大夏桐混大夏中和之不復如舜至

成湯改樂作大濩桐又總名濩及紂無道微子抱樂
器奔周而桐之後遂復顯名於周武王伐紂功成命
曰大武孔子觀歷代帝王之樂喟然歎曰韶其盡美
乎又盡善乎武盡美未盡善也殆亦焦氏之有盛衰
也孔子聞師襄善焦氏往從之及過匡匡人以為陽
虎欲加害率賴焦氏先聲聞匡人耳匡人以為孔子
也而去之適武城聞其音嘉子游之治莞爾笑曰小
邑將焉用之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焦氏以此名益盛周衰七雄競長天下日尋

干戈而焦氏獨彬彬雅尚其操無所求用於諸侯諸
侯亦不欲用齊孟嘗君好士士無賢不肖悉歸孟嘗
君有雍門者欲與焦氏偕往見孟嘗君下階而迎謂
雍門曰先生所與偕來客能令文樂否對曰能曰能
令文悲否曰能焦氏乃謂孟嘗君曰竊為足下有
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
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
太息涕承睫而未下焦氏遂復前按節而歌數次而
鼓動宮徵拂角羽奏終而成曲孟嘗君戲歎不能自

已門下士聞而賢之曰焦君善移人情至此乎故世
傳焦氏有四德曰信曰知曰義曰謙信取諸其絃知
取諸其軫義取諸其徽謙取諸其越君得之可薦清
朝設大庭合神納賓暢民潔物臣得之可輔君洽神
人和上下士得之可凝心神一志慮宣氣養德道情
和衷竒哉危哉竒哉遊子騷人或弗遭逢於明
良或弗同汙於亂世或失時於讒佞或不幸於交遊
放情流水高山寄意清風皓月盤桓竹岸松崖樂侶
幽禽猿鶴非焦氏孰與茲其幽憤而揚其正氣者乎

離微以後至戰國焦氏世系班班可見予得而悉紀之及西漢時有名尾者受賞於蔡邕遂為天下焦氏之族之冠

貧曰語有之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已容信哉言也焦氏性木訥與物若無競然不遇知者不與發音肅身端坐乃得搏拊往時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見焦氏焦氏亦不復忍見伯牙何者彼三人世所號知己非我三人兩存各悲其情痛也夫方焦氏遇伯牙鍾子期一以響一以彈一以聽洋洋乎盈耳哉嗟乎固

千年絕調也

千辛然暗少

醉鄉侯傳

酒

項良枋

按醉鄉侯姓桑名落小字索郎中山人先世與儀狄
 同氏族自禹疏後稍稍遷去僑居吳興上若村雲仍
 愈益蕃衍凡數十傳而至落落生而醅和潔廉且俠
 烈自意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嘗撫几嘆曰大丈夫當
 登明堂薦清廟陪天子宴饗慰四海蒼生渴想耳安
 能挂瓢抱甕戀戀高陽徒哉第其為文辭外温内腴
 不屑餽飭語以故數不利于有司居恒與盛唐生結
 社翰墨淋漓陶陶然適也一日盛唐生挈之過青樓

子青樓子稔其名藉甚既覲止驩如生平相與酣歌
暢飲不覺達旦諸耳食者或詆其狂竟不顧亡何舉
秋試鄉大夫歌鹿鳴燕之明年春聯上南宮臨軒之
日天子命賦醉學士歌稱旨賜狀元紅及珍珠琥珀
無算授官詞林逾放誕不羈時時效灌夫罵坐故事
忤當道當道憐其才量移青州從事數月有平原督
郵至爭雄長不相下督郵怒將啖要人齟齬之會歲
大饑福州土寇蠡起渠魁二一據愁城一據悶壘負
國猖獗官兵不能討落故人山濤輦上封事舉落有

文武材足辨此賊天子賜璽書命之曰咨爾落其作
朕麴蘖造造底績無以沉湎為朕憂落受命帥水師
還渡海口扼其咽喉二賊驚悸以為此將軍從天而
下也不踰時大潰落軍乘勝直搗其巢穴而後返事
聞天子嘉其功遣官郊勞椎牛犒士三軍踴躍若投
醪然既獻俘飲至勅下司勳議議列爵封歡伯子孫
得世祿尋以天降甘露于仙人掌如醍醐賜天下大
補三日進爵醉鄉侯久之慨然曰吾以窮措大致身
華撫荷主上寵渥富貴極矣不去將有耐金之變穆

生不解笑人哉即日書乞骸骨陞辭天子賜黃金百斤買秫田為娛老計百官設供張東門外都人士嘖嘖謂二疏復見云道經岳陽樓侯屏騶從角巾野服登樓眺睇間適回道入醉卧方起侯知非凡品迺長跼求服食度世訣道人初有難色已而幡然曰嘻子蓋天上一星也以宿債未償故謫溷五濁吾當度子姑汰而濁氣餐沆瀣千日可還真源矣侯欣然從之徜徉五嶽不知所終

野史氏贊曰侯以文起家以武濟之浮湛宦海豈多才之累耶然無祖父遺澤不數年致卿相澤流苗裔有足多者第亦有天幸不然習池之禍幾與典午相終始甚哉侯之為利害也

西
部
序
卷
一

翟道侯世家 墨

焦竑

翟道侯姓漆雕名黜故上黨產也孔門達者七十二人漆雕氏有三黜獨棄其學而從芑里氏遊因名其家遠祖隃糜漢給事中每令僕丞郎寓直必命與俱陽朔中拜客卿元帝欲大夸胡以多禽獸盡驅之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為戲農不得收歛楊雄上長楊賦以風寔糜與翰林主人草定之時不能用隨雄守太玄以終八世孫龍賓娥綠娟秀明皇喜曰安得寧馨兒乎手書龍香二字以賜安祿山亂扈上幸蜀

廣
皆
史
八
卷
一
翟
道
侯
世
家
一

時時磨盾鼻草檄書薛稷論其功封翟道侯兼平章
松滋膠陽二郡事龍賓歿子孫至突不得黔當五季
而黜乃生遜跡新安山中獨奚超超子廷珪識拔之
焚膏油相厲頤性膠柱謫為城旦春賴奚調劑之因
定交於杵臼之間醕如也黜世業鉉繫至是得師匠
摹範之而益工會李主起江表詔求文士急廷珪以
豹囊載黜而西三沐三熏之薦於上左右見黜面貌
黧黑不為重上一見知其材親為拂拭曰卿固儒席
珍摩厲以須令寓內同書可乎黜頓首曰臣以黧黜

被收憂心如擣幸上磨礪之雖漆身以報何敢辭即
日同欽州金星澄心堂楮白宣州毛純拜秘書郎有
詔令典策必更四人手稱為文苑四貴云上弟景遂
景邊景遠日侍遊宴嘗登樓賞雪賦詩命李建勳徐
鉉輩和之景遂集一時名筆為圖御容屬高冲古法
部絲竹屬周文矩樓閣宮殿屬朱澄雪竹寒林屬董
元詩書畫為時三絕皆黜往來摹畫體為皴裂上撫
之曰卿以摩頂放踵為學今果然矣乃命世其侯爵
增食邑三百戶嘉廷珪造就功賜姓李以旌之久之

白與純多引新進自代獨星負固而惡黜之加已上也
讒曰黜居官緘默且無潔白稱黜聞之歎曰若知
吾盛壯之時不知吾精已消磨矣因亡去上曰古云
江淹才盡今見之漆雕生矣遂不問黜面如紫玉脊
有雙龍文篆香龔人嘗墮水而月不傷其異如此子
九人族姓殆半天下而居新安者寔良今給事上方
不絕

太史公曰黜崎嶇亂離間歷數百載能不失封爵豈
非以其功哉文士類盛氣忤物獨黜門風寬博非目
不識丁者召輒往豈其尚同兼愛固然歟廷珪父起
子承宴三世與黜暱黜非廷珪無以成廷珪非黜亦
無以名世語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豈黜與李氏謂
耶

陸生名胥漢中大夫賈之裔也厥父名林邁種德棲
 于綠野遇弘農氏獲以歸謂家人曰此子有作醴之
 具吾當釀成之於是使受業於公孫杵曰薰蒸以燧
 人漸染以蘖氏久而俱化出語人曰吾已得道之醴
 矣糟粕何為哉已乃徙於新鄭爰產胥胥為人襟度
 汪洋有醴厚風味與錫山壺子饒人商君為忘形交
 約富貴相汲引無何壺子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
 通顯矣而陸胥尚為青州從事壺商等上言曰臣等

陸生傳

酒

劉啓元

陸生名胥漢中大夫賈之裔也厥父名林邁種德棲
 于綠野遇弘農氏獲以歸謂家人曰此子有作醴之
 具吾當釀成之於是使受業於公孫杵曰薰蒸以燧
 人漸染以蘖氏久而俱化出語人曰吾已得道之醴
 矣糟粕何為哉已乃徙於新鄭爰產胥胥為人襟度
 汪洋有醴厚風味與錫山壺子饒人商君為忘形交
 約富貴相汲引無何壺子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
 通顯矣而陸胥尚為青州從事壺商等上言曰臣等

猥以頑鈍濫叨器使未有涓滴報也臣友麴城陸胥
壯聖賢之猷醞清和之懿信所稱席上珍者方待善
價以沽倘延司喉舌當有悅心之益即臣等所以報
主上也上聞言大喜以壺子為羅羅而致之前席商
君介以進命之曰朕久飲香名請嘗試之胥稽首曰
主上求賢若渴側席累矣謂宜恢張偉度於凡挈瓶
之智操觚之技無所不容臣因效落沃俾主上暢四
腋而洽百體式還既醉之休風上深納其言即日拜
胥為光祿勳頃之封贈永侯論薦賢功壺商各增秩

數級嗣是胥與壺商逐隊而趨常侍清燕日以嘉謀
入告于上歲時慶賀享祀此三人未常不在會寒暄
士曰希生者力媒進取乃孽胥短于上議其以甘言
取寵而無情實不堪咀嚼若延之上座日挹玄談恐
蹈西晉廢事之誚上曰朕以陸生為心膂味其言醅
正可鎮澆薄之俗汝何等寒峻士乃敢擠陸生乎愈
益厚善之上時召陸胥有司不請於上而以壺商偕
往亦未嘗怪焉嘗謂胥曰卿名知人自視與壺商孰
愈胥對曰豁達大度出納惟允臣不如壺子駿方瓦

合折衝樽俎臣不如商君至於激濁揚清能令人喜能令人怒臣於二子亦有微長上曰確論也未幾有杞人結陣數侵靈府上為忘寢食中常侍曰盍謀諸壺商乎壺商無策推陸胥至上前胥指陳方畧請出奇兵衝之遂徑趨陣而戰數合杞人散去上聞且驚且喜面黷赤作而言曰陸生可謂有權於是改封胥為破陣侯一日於萬幾暇召胥等論事胥語言無味不稱旨上怪之以問壺商壺商謝曰誠有之中道而變不承於初賢人之弊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上意雖解自是不復召更求佳士用焉胥既歸與王無功策相契壺商復聚王謂陸曰世人歎老嗟卑未肯開懷獨余日日對子叩厥醞藉將昏昏然默默然游於醕酌之鄉矣又何歎何嗟乎胥曰予所交皆知已如阮如陶豈真沉湎之徒哉子今知我我亦知子矣胥居鄉務飲人以和不為澆漓行人或侮之言色愈溫僉曰與陸郎交如飲醕醪不覺自醉里有忿爭者多贊成於胥胥每為和遣即含怒者釋然騷人羈客尤宜之布衣寒士或從之游溫若挾纊亦煦然而

忘其貧昔伯夷以清聖柳下惠以和聖胥兼而有之
徐邈稱胥為中聖人然耶否耶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壺子傳

錫注

劉啓元

壺子字酌之其先錫山人也質稍真頑鎔於將作匠
之切磋琢磨為人長喙大耳腹恢恢而有容初與麴
城陸胥交莫逆共探聖賢道術陸生曰夫道以虛為
體以實為用虛而實實而虛妙故無窮幾乎道矣居
數日壺子告胥曰吾虛矣胥曰未也恐有我盈其中
壺子隨傾之曰吾虛矣胥曰未也恐有我留其中壺
子盡傾之告胥曰吾虛矣胥叩其中空空如也曰果
虛也與哉吾請從子以周旋無何壺子官太常見商

君如舊識商嘗枕壺子膝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壺
子曰此中空洞無物實是難測地商戲之曰子所謂
徒有此大腹了自無剛腸者壺不之校謂人曰寧我
容人無人容我壺嘗共商語刺刺不能休商問壺何
處得來壺子曰曩與陸生交每虛而往實而歸特為
子傾倒之念欲薦之上未能也子其圖之商因薦寄
於上上召陸胥與語大悅謂壺子曰吾於商生手之
而不釋吾於陸生口之而不置卿為之先容焉卿其
作予耳目乎命攝主客司事四方賓至先遣商出款

之壺子偕陸胥隨其後而斟酌對焉吐詞溫醅有足
淪洽人肌髓者一座為之盡傾嘗為長夜飲至夜分
陸生力竭上察壺有歎側態腹且枵然上笑曰壺生
其庶乎屢空願謂商君曰餅之罄矣維壘之耻壺子
與卿之謂乎可休沐壺後歸老於錫山自號鴟夷子
皮鄉有餅生者狀類壺而性不嗜酒常居井牧間壺
譏之曰視子之居於井之眉飲水滿腹香醪罔知綆
斷身隊粉骨何疑餅亦借鴟夷譏壺曰鴟夷酒囊樂
極招殃痛飲滿腹代人行腸訖云國器多藏厚止壺

廣雅 壺子傳二

厚言
壺子傳
聞而愧之又嘗為鄉人設饌先與陸生引飲自捫其
腹而出曰我不負汝商君曰子不負腹腹嘗負子壺
曰不然予嘗承顏接詞我口若懸河源若倒峽一瀉
若建瓴而下何謂腹負我耶座客不能屈曰有本者
如是是之取爾壺雖浮湛里閭酌尊卑戚疎之辨未
嘗凌節逆施其精義顛此性好對客雖褻必以貌不
冠不見嘗與北海語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
無憂矣其器量甚弘人莫窺其深淺常為臧獲所執
坦如恬如也柱下史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漆園吏

曰注焉而不滿傾焉而不竭壺子蓋庶幾哉嘗觀列
仙傳有壺公者安期生嘗師之日懸一壺於都市晚
入憩其中因以壺公名壺子豈其流裔耶

商君姓陶名一中家於饒之景德相傳先世居河濱有曰器者型虞舜之化以不苦窳稱及舜賓四門嘗柄用之封商丘世襲商君之號商生而縝密顏色光澤叩之音響清亮有識者曰此廟堂器也豈破窰中能久羈乎陶族多用於時有職精膳者有職珍羞者有職掌醢者商皆卑下之獨與錫山壺子麴城陸胥相友善其出處必偕始胥因壺子納交於商商賴其麗澤顯名於世會良辰上方宴客勅有司治具懸樂

商君傳

磁孟

劉啓元

商君姓陶名一中家於饒之景德相傳先世居河濱有曰器者型虞舜之化以不苦窳稱及舜賓四門嘗柄用之封商丘世襲商君之號商生而縝密顏色光澤叩之音響清亮有識者曰此廟堂器也豈破窰中能久羈乎陶族多用於時有職精膳者有職珍羞者有職掌醢者商皆卑下之獨與錫山壺子麴城陸胥相友善其出處必偕始胥因壺子納交於商商賴其麗澤顯名於世會良辰上方宴客勅有司治具懸樂

以待時主爵乏人羣下薦商君太常乏人羣下薦壺子良醞署乏人壺商因薦陸胥上曰陸生醞儒肯為我来耶乃使壺子持節往召頃之陸胥與壺子俱来商君候於席側導陸生遍謁諸客人人淡洽謂商君親已無不口啣其澤者上歡甚常執商手問曰陸生風度得如商郎否商對曰陸生汪汪如波千頃臣雖日與漸涵不能測也上曰不有卿安能親陸生使我心醉耶他日羣臣賀千秋上賜宴於瓊林預語商曰聞古賓筵有監有史我欲令子揚觶兼巡按諸在坐

者於子何如商對曰臣聞丈夫磊落如珠走盤將終不能令人起敬耶至期商甫就席諸坐客皆擊拳曲跽持之如執玉奉之如捧盈惟恐少有所傷見禮於人若此壺不平每以口侵凌之幸其滿而覆也商覺遽反之曰胡不儼如瓶之戒耶商日被寵渥上嘗以右手提携而自視與瓦缶同絕無驕溢色誰謂其器小易盈哉無何金城賈氏及王卮子以奇巧得幸與商爭寵商謂之曰安靜之器幃幅無華若輩雖金玉其相追琢其章祇為富貴家後使耳孰若我自陶

廣記卷八 商君傳
穴登之廟堂下至闕闕間閣無富無貧無貴無賤無
不捧我掌中口相授受又安用炫耳目之觀為哉商
行已甚潔喜與持重者遊嘗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
玷缺之患又曰我雖涼薄必不墮於庸人之手苟持
我不謹即能齏粉我我亦不往也蓋知自重哉然以
久握機權微有瑕隙可指上亦將厭擲之遂連表乞
骸上可其請以商嘗從洛名士游修竹茂林間賜曲
水為湯沐商感上之恩屢欲捐軀雖家食每飯不忘
聞召即赴未嘗以寒燠辭居恒以侑器為監可滿而

不可覆可虛而不可斂即坐客有號喚者商中立自
如徐規之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慎毋使我為漏卮
哉考之古吳有鄭泉者性嗜酒臨卒謂家人曰死必
葬我陶家之側幸身化為土以作酒器獲我心矣人
謂商君即鄭泉後身恐或然也

余如八越八越人為余言陸胥壺商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也陸胥非壺商不能為人合歡
壺商非陸胥不能使人增重殆所謂唇齒者是
已析之則陸生之蘊壺生之量商生之翩翩皆

賓筵所為生輝者彼沉酣之徒日富一醉或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愧此三人多矣

林志宸評三傳名義影借古人成語撫拾百家委蛇婉轉曲盡賓筵之雅誰謂果游於酒人乎意者得之心而托之酒乎王績輩讀之神酣耳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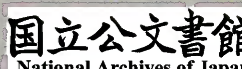
冰壺先生傳

有引 黃蘗

謝肇淛

夏日焱歎作楚斗齋如甑舌間吐氣恹恹然偶得寒蘗啜之盡一器宿熱頓解因憶蘇易簡欲作冰壺先生傳而不果楊廉夫為之而未盡善感其滋味輒為濡毫

冰壺先生者上蔡人也疏姓名齊字黃中其先世隱於中山為神農所識拔賜姓蔡氏禹平水土後子孫散處不恒其居幽者曰鬱曰奠居吳者曰菁其後蔡赫作亂周公誅之隸其族於菹人本枝日以蕃蕪魯



孫菰仕秦貴顯居五苑始別姓為疏氏少從鮑焦游見讒於子贛竟棄去而焦亦以槁死世以是重疏生不去口於陵仲子至棄三公而為疏生後漢時有二疏非其族仍孫曼倩者居蜀見知於丞相亮亮出師輒從軍士利之先生其再從子也先生幼喜自樹安土不遷有相者曰是子當燮鼎然其色不利於民卒當酸死既壯憶相者言隱居南圃與輔頰氏鄰有年矣居恒自匿草莽間深根固蒂人無知者一日輔頰氏之君將校獵於南圃以佐饗殮命歸箴筮之得

既濟之蹇其繇曰茹芝餌黃塗飲玉英與神流通長無憂凶所獲非狼非獯鉅首長胡匪口實是圖其文曰疏得無有隱君子乎既獵燔炙百里禽飛獸逸草木焦偃無復子遺獲疏生於鼠壤之北拔而載之歸與語大悅曰旨哉疏生學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也先生白皙恬淡雅不喜與肉食者游既事輔頰氏鬱鬱不自得獨與白水真人鹽官魯先生相友善俛屈歲寒間薰面黃能自謂葵藿微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義不割烹要君而同時幕客有麴生脂生成以

穠麗取容嫉先生亦為時之譖之逾月不得召先生亦無愠容無何輔頰氏之君與漚母戰而困唇吻枯焦肝腑燥裂麩脂二生各競其技攻之疾彌甚或曰疏生黃中可已也時方夜亟傳呼先生先生至談吐業已液齒牙間既復以寒素塵外之旨瀉其凡心而沃其內熱君起坐而咀爵之含英茹液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日之疾一朝都除雖古稱梅花清魂玉露沁髓未足競其爽也於是寵禮日異稱為冰壺先生而不名先生既見寵任以踈逖驟居樽俎之上復薦

其種類於君連茹而至於此麩生輩嫉之益急密告君曰疏生草野樸樾無溫和之性難獨任任之恐不利於郎輔頰氏之君已不能無惑會天寒雨雪置酒高會顧問疏生安在召之前見其體峭慄而不可狎與之言未幾楚於口愒於腹君大怒命趣具鑊烹之先生且死曰吾恨不用相者之言竟為行輩所賣君既而悔之曰不可令冰壺先生無後乃封其子介為頡羹侯用為將世世不絕

太史公曰疏氏自廬山易姓以後族微不著雖子孫

番衍天下然多寄居桑門及一二楷大從游與鼎食之家為仇獨冰壺先生偶以一時中主意榮名千古幸矣進退不時卒以凶終悲夫

玉版師傳

荀

李日華

師竹氏子名萌字穉子生時母舉以豹文祿曰未論節槩且令兒負文章稍長益亭亭銳進有老饕氏者自謂有德於竹氏欲魚肉其裔謀於老饕氏老饕氏曰既滋殖之因以為口實又誰難焉一奮鑿即獲矣萌遂同儕輩駢首就束縛且號於市市人無不睨之者幸遇茹素翁翁曰此子玉潔不可令溷羶酪間指歸香積院事竺乾改姓竺院漢楚王英所建以供淨飯者先兩羅致皆山澤菁英見萌咸遜其英雋萌益

大振禪味使人飲領居恒劇裁析必以方等為歸
 人因號為玉版稱玉版師之參猫兒頭話有省又號
 猫兒頭遇學人機境險絕處壁立不動又號鋼鐵頭
 而玉版之稱實著洋州守文同翰林蘇軾俱能貌師
 先世骨格姿韻灑灑然有鸞軒鳳翥之態見者歎曰
 固宜生寧馨若玉版也一日同游箕箒谷師為說法
 齒頰津之同餐味良久軾聞之作詩排調有饒太守
 之目同為噴飯而起由是玉版之名傳天下師晚節
 喜詩與貫休齊已輩交句或隔宿文士致以酸餽疵

之然而飽師風味者不為減譽也

僧史曰余嘗與伊蒲諸子遊靡不各挾一奇以中人
 偏嗜然或臆理而凝滯或疏薄而寡滋即從山巔海
 岸來者非不稱琬璋要必取調鹽醯求其真味直達
 未有如玉版者又聞有采菘氏僅僅得稚川點化術
 意義尋常徒充貧餒之口而亦冒玉版非此玉版也

醇卿子金氏漿名表玉液其先以功顯后稷氏世本隴畝人徙居太倉成家於曲沃與同里金城氏王垣子相授出入不離一日光祿大夫薦二人於上上擢金城氏為并州節度使封壺關侯擢王垣子為商州納運使封主簿侯將器用之亦未實永寵渥二人謂曰吾與醇卿寔善約富貴共享今吾雖錫爵枵腹此間盍薦同注起居庶上寵渥我也於是上疏曰臣等蒙陛下鑄鑄責任器使自非得天下之賢聖與之斟

醇卿子傳 酒

謝恩光

醇卿子金氏漿名表玉液其先以功顯后稷氏世本隴畝人徙居太倉成家於曲沃與同里金城氏王垣子相授出入不離一日光祿大夫薦二人於上上擢金城氏為并州節度使封壺關侯擢王垣子為商州納運使封主簿侯將器用之亦未實永寵渥二人謂曰吾與醇卿寔善約富貴共享今吾雖錫爵枵腹此間盍薦同注起居庶上寵渥我也於是上疏曰臣等蒙陛下鑄鑄責任器使自非得天下之賢聖與之斟

酌樞密非惟無以副陛下如渴之求而臣等私衷亦
竊歎然臣里中有金漿者醞釀無滓醇厚不漓故里
人號為醇卿子資之披瀝肝肺不覺氣壯心醉然漿
卒未肯自濫觴於人也陛下試汲引以需席前歡啓
沃不淺往者陳平為相呂后欲圖之平計與漿語卒
保其族曹參代何相有言紛更者遣漿對之熏然而
去當時賴以清淨吳王驕恣多殺二千石袁盎與漿
謀得脫其難獻王修行仁義天子不憚忘肆與漿譚
竟釋其疑漿之蘊蓄潭潭如此而不沾聖明之爵臣

等為陛下不滿也上曰請嘗試之即日持節往召既
至親偶語上談味厥旨喜其醕厚可資涵泳拜為醕
泉太守封曲城侯兼知雷州事令館於金城氏家時
屈與王垣子鼓脈兀兀不竭上大悅曰此雋永之臣
也每燕輒置二人於前席而醕卿未嘗不在其中由
是天下縉紳學士以至俳優賤人莫不垂涎於醕卿
子而朝廷郊廟燕饗田里冠婚喪祭非醕卿不洽子
孫日益蕃衍流派天下其宦著者閩則劍浦楚則麻
姑越則金華吳則慧泉者尤著或名羊羔或名五加

或號竹葉清或號荷花香或擬桑落之談或取匝麻
之便有葡萄意故以鬱稱者有金盤秋露以奇稱者
有與菊為隣而見賞者有與豈同居而見奢者又有
荷鍾而頤隨者又有跨驢而携挈者有能令卿相解
貂忘其貴者有能令山翁掛錢不惜費者其餘金注
瓦注不可紀狀總之瀉澆不同者近是一日醕卿出
鎮雷州為畢卓所盜耻甚上檄并州節度使盡乾沒
其家氣絕且死子醕復任稍不可上意曰是猶不失
醕卿滋味也姑降為平原督郵醕又賄太常卿以久

績獻上上悅復其官未幾坐失運商州罪亦隨罷歸
子醕又嗣位多為人浸潤上召讓之曰卿欲自附君
子交耶所謂不堪咀嚼者也貶之青州為從事郎金
城玉垣復上疏曰始漿得沾澤於陛下者以與臣寒
暄共也今子孫既漸漓空 臣無益也且醕之薄於
衆口也特為太宰家兵廚樂府輩多加浸潤於陛下
非醕罪也陛下誠能督太宰曰漿嘗膾炙於朕口朕
甚嘉之今醕澆薄皆爾等漁之也爾能毋得日浸而
月潤毋得朝造而夕謗則醕未必不醕也上下其議

果驗曰謂二人曰醜今可紹祖業矣但群臣劾者多
 言其見事風生不堪作河東守又堪守醴泉郡耶且
 在朝臣工與闡闡細民一與久俱輒沉湎叫號廢時
 荒事醜誠狂藥也今反諛言曲護朕并斥若屬矣二
 人叩首流沫曰醜何能狂人哉彼用之者過也陛下
 試嘗之上沉吟者久之曰罷席曰誠非醜罪也卿等
 各安心就職器使如初

櫻寧居士曰醜卿以雋永幸上自郊廟燕饗至冠婚
 喪祭非彼不洽功亦偉哉卿之先豈常有天祿耶後
 子孫偶以浸潤見踈彈劾見黜可謂寃矣非二子力
 諍幾不免寃余自垂髫時即與其裔醞夫歡甚樂同
 則湛憂遇則排一息離左右卹然若有已也人或嗤
 之而余之歡益密善乎金城玉垣曰彼用之者過也
 可謂醜卿世世鮑子矣

魚蠹傳

蠹書魚

楊時偉

魚蠹者史皇氏之苗裔也史皇氏曰蒼頡蒼頡視鳥
 跡而創文字因佐太昊造書契以是世職史有為周
 外史者掌司三皇五帝之書久而剝蝕因廢去別其
 族為魚氏子孫曼衍然人人守文不衰也秦始皇帝
 時制詔天下焚詩書於是在所奏魚氏獨多藏書公
 抗匿不出罪當籍制曰可遂籍魚氏魚氏多挾書就
 焚死竄去者徃依孔壁間或潛匿醫藥卜筮種樹之
 業糊其口而已二世元年有魚腹者以帛書說陳涉

涉用其計首事或曰非其族胥譎為幻者以秦焚書而魚氏積怨深怒宜奮與天下共誅之故假托以起然天下用是亂秦禁弛而魚氏稍稍出矣高皇帝初入關相國何所收秦律令圖籍在博士掌故者不馴備而遺經絕籍往往半出魚氏然何謹守刀筆耳上不事詩書以故魚氏不大顯蠹生而類異讀書數行俱下旦暮一編弗輟也所著書剗削陳腐刻畫為工尤善蝌蚪奇字有古鳥跡之遺居恒歎曰吾先代神明之胄而弗克續其奕葉文獻將無徵乎因發憤沉

酣咀其英而咬其實至殘編斷簡人所不及窺者益肆意研窮焉既壯公車徵以文無害守中秘書校讐石室金匱之藏然性簡僻不能有所商洽對人輒遜去若相憎避者以此為衆所排諍而蜚語聞天子天子亦疑蠹詔太常及文學博士覈檢中秘平議其狀於是太常藜博士芸等議曰謹按中秘書魚蠹本腐儒鯨生先緒中絕莫復自振遭際聖漢興繼絕滅拂拭幽鄙猥以區區待詔掌故不思釐殘補軼而顛深文碎義苟自珍秘括囊緘口罔所揚摧又惠皇帝新

除挾書之律經藝稍集而去古寢遠諸儒生口授字
 譚猶多訛謬今蠹師心鑄削公棄先聖傳疑之意增
 滋後學考古之惑止益有損虛糜廩食章灼朽蠹案
 劫如明詔詩不云乎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蠹無飛
 蟲弋獲之功魴魚頰尾之勞但蒙伐檀素餐之耻臣
 等竊以為宜罷遣蠹不足久污東府塵點竹素書奏
 蠹遂不自安謝病免歸杜門著書作反蠹以見志焉
 其辭曰有暖姝文學踵門而叩於寥廓先生曰側聞
 高誼願望下風竊哀憐先生耕石田種豎黍煩懇懃

魚蟲傳

蠹書魚

楊時偉

書生魚蠹者軹深井里人字士石家世業儒彬彬隱
 君子也其先宋子魚之後世為左師因以字氏彭城
 之後魚石魚府等居瓠丘再傳而子孫徙居軹軹中
 皆儒業於是浮沉其間人人讀書自娛矣秦始皇時
 詔焚天下書坑殺學士魚氏獨多藏書詔籍其家子
 孫多挾書就焚死竄去者往依孔氏壁中或寓居醫
 藥卜筮種樹之家然亦深藏匿不敢見人糊其口而
 已二世元年有魚腹者以帛書說陳涉起義誅無道

涉用其計自立為王也人爭傳之當是時天下既大
亂秦禁業已怠弛魚氏稍稍出矣高皇帝西入關丞
相何獨先收律令圖籍半出魚氏焉然何僅守刀筆
耳上不事詩書以故魚氏終隱不仕蠹蓋其苗裔也
按蠹生而岐嶷嶄然見頭角性嗜書十行俱下旦暮
手一編弗輟也屬文刺畫為工陳言是去然深自晦
默不洩於人嘗自嘆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吾先代神明之胄而不能守其奕葉文獻不足徵矣
因往從會稽楮先生游益酣於書咀其英而吮其華

至殘編斷簡人所不及窺者尤肆志研窮焉既壯以
文無害選讀中秘書益涵泳自得也然性簡僻不辭
與俗人言以故人多中傷之學士大夫稍涉獵為名
高者內媿不及蠹也而謾罵曰此真腐儒耳且舞文
因陽奏上以芸香閣辟之蠹投閣亡去曰鯁生之榮
極矣孰與商竹素之業哉歸愈嗜書盡涉所未涉成
一家言藏之名山大澤或金匱石室中亦時時有之
客謂蠹者曰人生愉快耳子大夫以瑣尾之軀抱咫
尺之義柰何與世齟齬為寥廓之一蠹耶蠹應曰唯

廣詩史卷八
魚鱗傳
唯否否人各有欲勉勉逐逐夫已氏也齷齷齷齷金
玉其容朱丹其轂雄視濶步肯辭以俗非夫游六藝
之途者耶或不充果然之腹若此者非蠹耶而笱余
蠹余亦笱子寐甚不寤而文采不表於當時風流湮
沒於後漢也若夫蠻觸介王於蝸角焦螟聚族於蚊
睫蚍蜉養威於南柯蟋蟀行吟於東澤蝻蚋孳於
乞醯蠅蟻苦節於井李青蠅點穢於垂棘蚊蚋蜚聲
於庭除僕誠於數子無能焉故默然獨抱我遺編客
不憚而去蠹遂終謝客不與世溷子孫讀父書克世

憊不得從容輒三釁三沐而敬有謁意操尺牘者可
以伐雷鼓握拳石者可以撞巨鐘乎先生曰俞余適
有幽憂之癖吾子幸賜以鍼石鄙人將深意滌心渙
然獲瘳於此疾也文學曰僕少而銘父兄之訓長而
勒師友之指以為約略先生揣摩當世苟足以干縣
令而取世資矣其於溫故知新博文約禮非迂則蔽
為衆厭棄然薦紳之徒縫掖之士亦斐然可睹矣未
有鑽研爬抉且杲寢處沉涵而不顧窟穴而不起如
先生之甚嗜者也且柰何以瑣尾之軀抱咫尺之義

不能蜚英聲曳長裾而生被猥謚稱寥廓之一蠹耶
先生道爾而笑曰有是哉卑議之儕俗也噍噍乎曷
足狃而設論子徒勦夫文滅質博溺心幹才諷說者
窶數而厚營則父兄之所格倦師友之所纏繩其亦
視肉祿囊攘臂盱衡局局然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鮒
鯢環之淙洞泐渺曾不顧井甃之蛙左膝未展而抵
胫觸腦又况乎東海之鼈哉如之何望洋而深造也
且夫文明不剖玄黃疇畫兩儀擘張萬象怒割爰有
繩契是生典冊離聖為六綜氏為百含經抽緯宇出

宙沒其綢繆紛綸誕謾詼讜侘傺儻佻漾灑汪漭黃
帝不能藏神禹不能遇夷堅未嘗聞伯益無所記雖
岐正判軌鄭雅異音然載五車以駘蕩存六合而不
論並足廣智慮娛心神聖聞見恢經綸余方營菟裘
馬而子廼以蠹為稱哉文學曰唯唯否否瓌矣逝矣
雄論劇矣若夫憚愷怔懔析繭絲而愈焚類夏蟲之
語冰呶嘍囁喋忒螳臂以當輒似寒蟬之抱葉請借
前箸厯選當世曾不如蠻觸分王於蝸角濡需雄張
於奎蹄玄駒見師於隰朋焦冥示幻於離朱齊曹苦

節於井李脊芮矯枉於乞醯青蠅營營於樊棘渠畧
楚楚於旦暮沙雞振羽以識候冥靈式穀於果羸丹
良熠燿於草莽蕭蛸網羅於堦戶莫不蠛蠕蝮蝮跼
躅跽跛揚鬢掀鬚掉尾奮翅而夫子特老殘編銷聲
匿景不登汗青不著鐘鼎蓋誠蠹而抄益哉而是譏
譏者又奚當於稱引先生曰吁蠹者之蠹固以不蠹
者為蠹循子之稱有萬之類舉世共迷不可殫喙吾
姑矧子之沉錮而揭衆之幽賸有物窠靈無毛二足
戴疑含齒離耳並目姣好嫺麗趨走跼伏尋厥所嗜

瑣猥齷齪蓋韃牛之耘耘轅車之錄錄然未足以濼
醜風散雅樸也若廼冠雄冠服盛服登賢書系士族
飲醜巢鷦黔烏浴鵠呻吟吟嚙么麼樸樸爾其羞貧
窮則萎爾慘怛咤榮顯則囂縱熒熒及至縮符分綸
推鉞授轂無異乘螻蟻於濃雲委蝨媿以嘉穀不能
經文軌緯武軸效尺寸任馳逐又何怪乎蠢臆毒螫
含沙載鳩誘然交爭狂赴並逞異乎先生之臭味何
啻藉薰之與庭徑哉弱不好弄敏而求古翱翔詩書
之林偃息仁義之圃結大年為千秋綴六合於環堵

方其雜選羅列鱗比輻輳若頓天網而掩八紘若張
帝樂而按九奏將默而識之乎是羲文不畫而韋編
不絕也非夫深研以約循乎朽木可雕而鑽仰曷以
竭也惟先聖之刪削遂竊比而不疑既沉寔以揚乾
庸韞匱而待諸俗儒之指俗吏之務有以稿死而不
為如使蚺蠶笑應龍蟻蠓嚇宛雛厲文虵之長喙轉
吉蟻之冀蘇雖縱橫滑稽未易爭其數也於是文學
口噤舌咋氣結色勃不卒譚而出蠶子孫皆世其業
云或云蠶老不死食仙字以蛻世莫睹其然否

太史公曰魚氏之先豈非明德麗炳者哉抑何浩衍
斐媿也其不事儒浪游江湖間者譜牒繁夥而非其
族惟鯉通尺素焉漢興諸儒生多魯人好魚氏學故
一時學者或言魚或言魯而稱魯魚亥豕者也余怪
蠶之用心有過人者而拙於世趨用不讐德斯亦勤
矣反蠶高自標舉刺譏當世亦各言其志也余為之
低回其意用採而存焉

毛穎陶泓諸傳出文之滑稽甚矣踵而作者紛
紛幾於嚼蠟不能令食指動何怪譏牙後哉傳

魚蟲名與穎泓若其文乃薄賓戲客難而上之
非西京以浚諸人所得效顰矣子雲不著解嘲
乎楊先生豈其苗裔耶抑何雕龍相禪也

太原王穉登書

王川子世家

船

夏暉

王川子木虛中字子載其始祖名利涉當帝堯時川
谷險阻莫之能通帝以命舜舜命公輸般般聞涉才
從山谷中強起之使受繩墨荐為水衡都尉涉亦刻
腸剔胃捐心力以濟不通帝封為九江侯賜姓木氏
洪水橫流曹氏越氏大盛神禹卒同載以共平水患
周文王時利涉之雲仍曰梁王渡渭必召以徃昭王
南征梁病不能從漢南諸侯以名膠者代之膠非梁
族王用溺死春秋時梁之耳孫曰泛為秦輸粟于晉

其姑曰柏以孀節顯其子曰沉以身死洗孟明三敗
之辱其姪曰濟仕晉邲之後賴濟以免者其指可掬
其別族曰余皇在吳貴顯長岍之後幾沒于楚余皇
之宗名扁者從范蠡載西子適五湖扁之孫名艤欲
渡項羽不果泛之十世孫曰艦侍漢武帝塞宣房有
功艦之子曰樓帝征南越以為將軍與伏波下瀨共
事南越以滅使復仍九江故封然卒不如武劉車氏
從衛霍得大頭故其後多徙蜀光武渡滹沱求之不
獲幾用大窘魏武帝得一年少者以與倉舒秤象下

荊州有名舳名艦者相與臨江周公瑾用其族載蓋
攻舳艦與其屬俱焚死其子曰龍文帝甚寵之試其
能于洛汭名臣杜畿死焉故終魏之世不與吳人爭
利晉王濬始起樓之嫡在蜀者亦名曰樓改名曰艤
艦下梯歸以攻孫皓旌旗千里不絕進至秣陵王渾
召濬計事艤艦乘便風不為泊濬遂南濟收皓武帝
大其功命為持進揚州刺史九江侯食邑于揚之太
湖縣八王之爭艤艦之後無聞于時有與畢吏部持
螯為酒友者有與顧虎頭共渡破塚終無恙者有同

王廙謀沉其姪應者惟與祖士雅游者擊楫中流差
強人意然亦竟無成有名平乘者泛越楊素平陳有
功平乘之子曰鷁字君采喜逸遊昵于隋煬帝帝令
美人以錦絲牽之共幸楊州卒與煬帝之難艨艟之
八代孫曰舸澁李靖縛蕭銑有功然不得復九江之
爵舸之諸孫名舸舻者轉運使劉晏荐為都水使者
漕河渭以實京師名舫者與隱士張志和善共釣烟
波故有只在蘆花淺水之句曰舫者同詩人劉陶載
妓女賓客游三江五湖以崑崙奴不返始不更出舫

之七代孫曰艇宋范文正使載麥東歸其子忠宣以
助石曼卿襄事有名編者共韓世忠拒兀朮於金山
有功編之曾孫曰航與陸秀夫張世傑衛少帝廣南
卒死國難元末有名一葉者有祖舫之風同雲林子
倪瓚焚香葦中為張士信所物色幾不免又有名蘭
名棠名桂名蓮者俱木氏女子酣歌蕩游皆不如栢
之節木虛中者艨艟之後也母曰楠氏虛中生而強
幹有大節性和易觸者不怒其先澁范蠡及李衛公
游世傳兵法然徃徃不得盡用當長興氏與徃亡氏

戰共求艨艟之裔往亡氏稱帝漢南得虛中宗人赤
艦氏把截江湖大為江南患長興氏訪之水軍諸總
管皆荐虛中及召閱之甲冑晶熒儀仗甚設其屬魯
氏蔣氏樊氏皆健將相與後先長興氏大悅呼為白
龍子而不名因下詔親征以虛中為中軍將軍進次
鄱陽湖往亡氏以赤艦為前驅氣張甚薄我中軍虛
中易服以免明日復戰虛中建旗鼓命其族左右合
擊之大破其師進次湖口往亡氏殲焉遂獲赤艦氏
還師論功封虛中仍為九江侯又從師震澤進爵為

公又將征蜀欲用以攻瞿塘諸關會涪以老朽辭許
之因退居于別浦溪風沙月蕩漾晨夕自號為玉川
子後復召虛中虛中不能往然願念厥功鐫之丹書
令後世子孫世仍祖服云迺其俗人分布海內在蜀
者喜與商賈游性惡金氏未嘗持寸鉄在吳者尤夥
多喜附闍寺勢甚張後官府者亦頗張然卒次之狎
游客者逍遙洲渚蕭鼓自適業田漁者朝夕負載不
避霜雪窳號為勞苦又有曰桴曰筏非不在中土正
如長狄一種曰倭曰高麗曰占城諸國貌亦小類而

華夷迥然北狄用革氏則又非類之甚者
太史氏曰鴟夷浮江大瓠亦浮江浮屠氏直一葦航
之王川子為無用矣余睹其說可異焉即無論國家
漕河江淮以南可一日無此君哉余嘗歷澤國諸鄉
邑癸垢萬狀每無安居迺至城郭間鮮衣盛飾或以
坐朽悲夫

龍泉子傳

劍

夏暉

龍泉子其祖蓋出於古之金天氏名太阿佐黃帝涿
鹿之戰有功太阿世居銅陵故遂以為封邑太阿之
孫曰干將干將之妻曰莫邪與湛盧魚腸同顯於春
秋龍泉之父曰赤精母曰飛瓊夢太白入懷而生泉
泉生面有斗文撫之有聲有相者聞其啼聲曰此子
猶龍是殆興干將氏故遂以龍為姓及長好服色有
勇力故常佩金玉飾蛟螭昂道奮曰余祖干將氏陸
斷牛馬水截蛟蜃匣之有光出之莫當余獨何人哉

然自是沒俠客游俠客白日報仇睚眦不能平則起而奮擊瞻前而不顧其後泉曰此一人敵亡無日矣去而從儒生游儒生裁冠博帶行規步矩然不喜其齷齪自守曰若無能展吾長又去而游芒碭豐沛之間望氣而嘆曰是殆有英雄在草澤中我姑求之泉游於市樊噲鼓刀而前旁若無人泉將進噲而與之語噲曰吾游刃有餘焉用子為聞呂太公善相人乃就謁之太公驚視曰余閱人多矣無如子者迺進之泗上亭長泉既見亭長躍然喜曰此真吾所願遊

亭長亦頷而喜曰微子真莫能成吾事相與日親然猶未之奇也亭長夜行有白蛇當道泉躍出斬之聞有哭聲亭長出泉示之聲遂息已而陳涉首事亭長亦起為沛公每仗泉以令衆衆無不懼服及東迎項梁與項羽共敗秦兵泝水上又先引入關王蜀從蜀擊三秦降王泉未常一日不在左右會羽怒而謝鴻門項莊項伯爭起舞沛公目泉泉不為動泉故好勇能忍是時張子房實耳語泉已乃與羽中分天下相持京索大小百戰卒以會垓下誅羽泉力為多於是

沛公稱帝都咸陽大封功臣泉之族有從蕭相何游者亦許從上殿廼封泉為延津侯食邑數千戶賜豐城為湯沐邑其後文帝從代來或曰與泉俱宣帝詔求故人或曰泉或曰泉之子姓云漢末子孫益煩多游王公士庶間又有為老氏之徒者然皆不及泉故俱不顯

太史公曰余聞泉之卒葬蓋在豐城武庫火其飛而穿屋者又何物耶泉蓋神物蛻骨隱形安知不猶在天壤間偶匿不現耶嗟乎祖龍背負荆卿絕季子挂樹徐君沒專諸多魚闔閭篡茅遂進說楚盟決白公自厲子西危馮驩長歌孟嘗悅凌毋對使呂氏危陸賈百金定南越不疑盛飾滕之屈茂先一逝延津合梁元擊柱蕭簪昌公孫起舞顛旭法弘聲鑄矜王章懼宋祖砍筮淮南滅刻舟以求何其固倒持乃柄禍旋發寧為百鍊毋繞指吁嗟龍泉於今烈

凌波仙子傳

水仙

夏暉

凌波仙子者西王母之侍兒也王母觴穆滿仙子竊
渡瑤池遂浪游人間淡黃淺碧妙質天成耻與紅紫
爭芳當艷陽時輒深匿不見惟天清水寒與洛神湘
妃遊戲川汜有南國士人交甫望而即之輒凌波去
追求涉春僅得其遺蛻歸而懸之簷間度其秋欲出
乃移置之藥欄飲以甘露飫以土膏仙子始稍稍出
見之金冠玉襦碧綃步屣編躑細腰臨風前而自舞
婀娜霓裳當月下而彌妍於是交甫引之入室列以

素屏薦以淨几誦詩鳴琴與之相對仙子或俛如怨
或仰如慕或歛如泣或舒如訴或結侶而共嬉又俏
焉而獨步正如息同夫人不言不笑楚宮中又似襄
王雲女朝朝暮暮陽臺下弱骨難禁歲寒自保真可
近而不可狎也忽焉憔悴如有行色交甫乃與期曰
聽卿往願歲歲無相忘仙子首肯已而果然終交甫
之世嗣後騷人幽客往往能致之至有進之王公貴
人者仙子雖不拒而非其意也
贊曰烏江虞美人蘭陵宮主王家桃葉皆為世所重

然不色之色不芬之芬超凡離俗未有如仙子者也
獨孤山梅氏清介貞素臭味頗同交甫并折節召二
人出古尊瓢汲新水飲之引與同處二人亦相視而
笑不覺莫逆云

返者業固然也時有惡其皎皎者與焦禾稿苗並
讒於天帝天帝命羿射落其九而終不能為神損但
神性好虛故樂為容光之照又性多燥烈遇險隱
暗者輒為暴白之雠冰霜之堅必為破也故每為青
女葦五谷精所憚乃屢作觸石神井之術以救之時
非得女媧氏為洗濯則幾不白矣厥後揮戈返舍之
功非其烈之耿耿不滅者乎非止是也於麟鬪而蝕
見其智於龍山之燭見其明於夸父之化杖騏驥之
追見其敏暄而為春炎而為夏秋則為暴冬則為寒

以見其序循環千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八舍以上經
乎天下緯乎地見其文有寺人十二俱侍神側頗稱
得時以供神之日用而莫敢先後見神之肅至若金
鑿觀墨土之飾蘇威蝕昏之鏡東島夜光之蚪皆借
其餘光未可與神道者也神之詳若是何世之為神
知者則有隙車之歎千金之咏而得神之益不知者
且為畏光地下矣且為思覩覆盆矣子何議其蟻磨
擲梭為執客曰願聞命矣願神光明正大也然不免
血囊之戲曷喪之詛又何說哉噫不知神體方而用

圓出入以時來往有度志惟期斯世共升明盛耳雖
或議遠近於晉明歎夏永於陳婦志寸雲薄蝕之玷
也於神何傷哉

嶧陽居士傳

琴

胡文煥

嶧陽居士隱其姓名家嶧陽人故以居士稱之蓋伏
羲時人感天地之精華得長生之秘術舜時與之咏
南薰以消永夏繼此獨與子期伯牙友家厚雖膠漆
弗若也孔子聞其名携之往謁師襄以求進益其徒
宓子賤為單父宰敬禮居士竟不下堂單父為之治
居士之力居多歷漢卓文君新寡而司馬長卿多才
思二人得遂室家之樂者居士實為媒焉忽居士罹
回祿之厄蔡中郎知其良材救而用之至晉時陶元

亮雖素延置然亦不過面交而已遇其徒有為戴安道所傷居士聞而歎曰汝固欲為高尚士安得遽禍及童子哉遂隱不復出迨宋廉知趙清獻之為人方出與之侶清獻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天者居士皆得聞之是後不甘被疑左衽于胡元乃括囊自守壁立萬仞人故無知其名者

明興始偕胡子德甫自錢唐遊于白下書齋中起卧與俱一日居士乘間謂胡子曰老朽從事于子盖有年矣凡與子遊者莫不受子澤子獨無一言及老朽

乎胡子故為之傳且贊之曰居士為人直道自處虛腹受益高尚是侶高山流水之間明月清風之所輒清響以絕羣非知音而不可子藉居士獲驅塵俗爰以鼓之神愁鬼哭放鄭聲而惡海奏陽春而和寡若居士者誠世上之良朋而樂中之大雅也歎居士喜曰非子無以識我請與子為終身交

此...
...

唐之...
...

王衡侯傳

鼠

胡文煥

褚良字子肖別號無牙居士大梁人性貪暴疑狡尤
善穿竊晝伏夜動引類呼朋所到為害物受傷者十
居八九是以人皆惡之每欲加擊曰其出入社中忌
器弗敢也其朋類有居倉中而無驚恐者有居廝中
而受驚恐者故李斯歎曰賢不肖在乎自處耳一日
寇幘絳衣戲弄周南南不知禮乃率其朋類竊張湯
之肉齧劉柔之衣服類有為獲殺者君子謂以小害
大褚良輩得之然充其欲亦不過滿腹而已自是良

黃帝史八卷

王衡侯傳一

有警於此即改過循禮詩人為之咏有皮且知蔡喜
夫之奴為有息以青絹裘珠報焉有湖州管氏者聞
其名薦之於晉得備員中書省然卒為中山氏所忌
遂告歸更洗心滌慮從唐公房飛昇仙去其子孫至
漢有供蘇武之用至唐有供張巡許遠之用以是功
追贈良為王衡侯迨後宗族日繁有居南康英山者
有居丹薰山者有居曾磯者甚肥肉有萬斤有居荆
州玉泉者有居大秦西域諸國者而西域者必要商
賈之所祀否則不利於商賈有居梁州倉者甚豪悍

結黨及欺毛氏故世有同眠之諺其間列名有曰毋
者曰白猿者善登緣曰背蒼者曰鼯者一名隱居林
中好食鳥曰耳者能禦百毒曰背騰者善飛曰火者
善浣布曰鼯者鼯者曰冰者好食冰曰齧者曰鼯者
恒在地中行曰鼯者善以類藏食曰鼯者有螫毒能
毀郊牛曰鼯者亦居林中曰鼯者似鼯而即鼯多自
傷其類曰鼯者即小鼯也曰鼯者居田中食粟豆曰
鼯者有文彩曰鼯者即夷由也曰鼯者曰辟毒者曰
鼯者亦善飛曰大鼯者恒穿地窟中行曰水者好食

魚曰竹鼈者一名稚好食竹曰貂者善捷竹木能為
裘曰仲仲者善卜壽三百歲而得良之遺風然似良
與仲仲者甚少而不良者居多在在繁擾殆無虛日
其所畏憚者惟毛氏而已若梁州倉之欺毛氏者亦
少也

太史公曰褚良賤惡不良一旦能自警以致有成可
謂小人中之君子也厥後以子孫功贈為王衡侯上
應列宿或亦自警之所致歟然其子孫之為蘇武等
用者功固有之蓋亦出於勢之不獲已而非忠義之
為之賦云

所感也良之獲贈榮且偉焉繼此盧元明蘇軾亦嘗

為之賦云

唐詩史 王衡傳

燕之類云
平海女男之藝觀樂且射可觀此圖示即清海亦

梔子傳 集花名

胡文煥

梔子卜居海棠之上 一日約水仙以為樂 挑金燈烹山茶至夜合時 尚不至乃敲斷玉簪以候 及至見其寶相 迥常笑眼盈盈 服剪春羅之衣 繫之以錦帶 不啻桃李之在春風中 梔子喜曰 予何杏哉 於是命梧桐列雞冠鵝脚 持金盞酌之以木香酒 水仙酌金鉢盃酬之 且吐丁香舌而問曰 妾素馨郎之德 茲得親炙 紫薇郎竊桂多矣 乃操木筆而作詩曰 麗春園內百花開 冉冉清香妾似梅 蝴蝶似郎來伴妾 樓頭鼓

唐詩史 八卷 梔子傳一

子不須催二人遂含笑共入茶縻香夢及覺月上杜
鵲枝矣欲挈去梔子石榴之水仙與期曰迎春之後
繅絲之時願郎訪妾於荷亭妾當槿候梔子不能違
贈之以芍藥而別如期水仙望梔子不至自葵之曰
郎豈楊花哉何能使我忘憂也以金錢卜之得吉祥
再聞金雀送聲喜曰郎來盟栗矣少頃梔子果至水
仙乃出其十姊妹相見其間有名鳳仙者邀梔子蹴
繡毬於牡丹亭畔蹴畢有名虞美人者邀梔子浴之
以薔薇露玉蘭梔子同十姊妹至寢室玩焉見芙蓉

帳中錦被滿牀而帳前皆結香為佩故多瑞香氣味
梔子取菱花鏡照十姊妹謂曰卿等真可謂生香之
蕙蘭聯芳之棠棣矣仍相與至後園見玫瑰茉莉真
珠蘭夾竹桃皆具誠四時長春景也梔子曰對此不
飲其如滿園春何自夜飲至日映山紅方散梔子曰
有感於槐黃遂辭去至秋有懷諸麗命海桐寄詩一
首曰憶昔荆花開正芳如今又見菊花黃相思淚洒
芭蕉雨怕聽枇杷恐斷腸寄詩後即越山丹山礬諸
處抵扶桑國以應試凌霄之志獲遂款冬時奉差郁

李歸經荷亭先泊舟於蓼花灘次進訪水仙諸麗而
水仙業已受孕孩兒菊矣施子不勝其樂設席石竹
為玉堂春之慶感八仙至而度之皆得成證果識者
謂施子本屋土掌瓊花之童子而水仙諸麗亦皆其
侍女云

玄明先生傳

集藥名

胡文煥

黃栢字子仁曾祖黃茂祖黃連父黃芩世居常山至
子仁曰避白虎將軍之亂遂徙居前胡又徙居天雄
軍子仁性寡厚朴有遠志凡人參者咸枳殼焉蓋恐
人之芡實也獨與五加附子契時共論細辛則每至
南星之沉所酌無非菖蒲山藥黃精胡麻木瓜草果
而已或相聯句動盈白芷一日有史君子者知其名
薦之於國老國老遣劉寄奴挽紫河車以迎之子仁
遂過連翹遠避於滑石之處與牽牛者是羣竟半夏

乃菴蓉曰吾當歸矣牽牛者送之門冬囑以防風為
重子仁感其意改而別途遇木賊率賈衆以劫之且
逼之防已子仁撫芳曰我經史益智道義決明寧可
骨碎補豈肯從豆蔻哉言雖百合賊知其為桔梗之
士故能獨活之放之歸則三徑菊花皆乾葛矣子仁
歎曰人不過寄生得祿神足矣安得以世道之五味
歲月之巴戟累吾之大腹哉更栽紅花槐花旋覆馬
蘭諸花以自娛毫不以桂在念也於是人益挽子朝
廷亦虛百部以待子仁辭曰天麻下召本當蒞藜茅

根匍匐車前但素志玄參不甘紫苑安能以石斛故
遂不面香耶不赴朝廷乃遣使賜之以金櫻子安息
香葫蘆巴玄胡索等物仍賜號玄明先生後先生同
歲靈仙乘鹿角而去不知所終

白額侯年表 虎 胡光盛

白額侯年表 虎

胡光盛

侯產於孟山母夢樞星入懷而生祖曾為蚩尤騎將
侯李姓名炳文於菟其別號也生而膂力過人丰格
雄偉談笑風生聲如雷吼頭無項足無踵好著紫葛
衣每為人敬畏築之時大見愛幸出入宮寢曾為虞
吏後又脫周文之難於姜里武王封為侯其額白故
又曰白額侯位在左將軍下與召公輩相比有凡征
伐攻討彛常俎豆之間莫不預焉然侯性貪進步則
忌返或有履帝位之疑卞莊子刺之不中曰諂於周

公曰此所謂矯矯之臣也固常與飛廉黨惡者也脫
假之以翼則今日在山之勢他日為騎馬之形矣盍
罷之周公遂置侯於朔山侯被外遷即習黃白升降
之術而與神荼昆弟為友縛制鬼魅黃少善忌其術
而以赤刀厭之計不行為侯所殺侯之名日益著人
益畏故貽惡於漢之李廣李禹復致念於曹瞞周處
皆積畏生禍也當其時非都區寶之覆護梁鴛之善
養侯必與玉石俱碎矣侯應遭險阻遂畏青要東浮
渡江而居於河北恒與成陽公西王母當路君游時

有牛哀封邵者咸感化焉侯常助王業之喪樂孝也
聽蘇軾之論嘉善也剖扶南之訟人不敢犯明斷也
壽至千歲餘每談及少年在秦始皇晉孝武宮中事
應應可聽其後子孫眾多或曰賈氏三兄弟吳氏六
姊妹皆其支派云

賈曰知幾則括自古志之侯少逞耽耽之欲嗜要踏
若餒渴幾不脫讒口則亦癡矣厥後變質易步竟以
壽終形之於筆可為為政者戒至於息廉蘭之念靡
賈寇之爭則侯可以風矣

先生者燧人氏之後也生有龍祥豹彩之異壽萬歲
奇黃帝時居南方龍祝融之政庶民咸賴之謁秦始皇
皇於雍邸忿其強暴遂焚燒其塚毀咸陽宮人但知
項籍與童子手實不知先生一點怒心所激也先生
代有行績史多不載予嘗考之先生敗智伯助田單
是其勇彰孝感於君仲施至化於劉昆是其明管寧
在海島非先生則弗生祖塋在寒窓非先生則弗勤
先生之仁何如也拆王莽之臺唾劉瑾之面離碎首

金光先生紀畧

燈火

胡光盛

先生者燧人氏之後也生有龍祥豹彩之異壽萬歲
奇黃帝時居南方龍祝融之政庶民咸賴之謁秦始皇
皇於雍邸忿其強暴遂焚燒其塚毀咸陽宮人但知
項籍與童子手實不知先生一點怒心所激也先生
代有行績史多不載予嘗考之先生敗智伯助田單
是其勇彰孝感於君仲施至化於劉昆是其明管寧
在海島非先生則弗生祖塋在寒窓非先生則弗勤
先生之仁何如也拆王莽之臺唾劉瑾之面離碎首

弗辭先生之貞何如也先生或在槐間或居竹內或出於石而人不知或藏於岩而氣不滅或短不盈數尺或長則高丈餘先生其神乎是以西王母因之來庭而見漢武葛仙翁與之談吐而忘寒焦先得其要術而却冷至於洛中之婦其先生之幻形耶野狐之口其先生之寄迹耶聞元之樂上元之遊金閨繡閣之盤桓其先生之逸興耶或有譏先生絕足於匡衡者謂其競炎先生斥曰爾豈知盜官錢之事乎人更服先生之潔昔人曰天有三光先生四之信不謬也

先生金姓名光自號曰長明子又曰九華山人

玄中先生傳

玄中先生傳

葫蘆

沈玄錫

玄中先生系葛天之後生而不倚磊磊燁燁潤若凝珠堅如削玉具口而自緘果腹而多全知天下一圓不可適也復有妙於圓者性嗜酒復嗜酸既能苦復能甘不假為拙而能尚器以和玄酒郊社宗廟歆之不自呈巧而出其玄音鼓吹律呂諧萬世聲容祖丁堯之日洪水傷傷舜有玄德式孚先生之中乃咨禹刊木濬川依依先生八年距海如浮入水不舟功乃告成而以玄圭錫嗣桀德勿任而先生復藏於混沌

文武勅興乃訪先生先生令河圖浮書於洛而標其
土直以為政政用敏舉乃曰蕩平正直先生何名玄
中笑而不言帝大悅詔天下後世匪特臺閣圖之凡
皇宮梵宇至日用器玩金銀銅鐵琤磬寶玉以至百
工曲技皆得肖先生之像而昭其功非之者無法先
生亦飄飄由由與衆混俗雖閨人黃口孺罔不知先
生而欣賞之然酷喜方外交所遊集者終南閭苑名
洞之僻天之上海之外累歲月能繫而不食老子遇
而竒之曰噫嘻虛其中實其腹大辯而訥玄之又玄

其中有竅試抉之須臾烟霧亘天神物百出天地兩
儀竒雲彩光河上公嵩山潘老人無數骨董皆吞吐
出沒其中而諦視之空空如也見者怪之甲午厄於
水而不濡丁未焚之火而自出辛亥墜之城而自完
履三大難而人水先生火先生老先生玄中輾然曰
予豈有異術耶第吾之神全耳柰天下神多不全時
非大古吾以小術援之傾其中或芒如舍利子或瀉
若流泉或輕如飛塵千百人所向無不肉骨柳不沾
名不炫卜依然三代之中爾已人或戲曰先生腰何

如許瘦耶答曰上下混同懼無別首尾無次行多蹶
不用深中神不竭開口長嘯中約結其何所求自超
越一道流輪巾赤跣聞之欣洽其旨取而佩諸紳時
有白雲子亦欲依先生為高日放浪只學嗜酒自日
盡飲畧不與人常磨盪先生而意欲加短長先生曰
吾有一腔其來遠矣喜子與太和畧近故不棄然跡
所為止是一身醋樣非吾徒也高懸而不說
太史氏曰中韜千古不尸其用溷廁畏途不忘其仁
患難夷狄履之有若素天子匹夫濟之一視不陵不

援反求諸身而自得焉玄生於素信夫

蘇氏未嘗見自是變法生於書夫

房司直傳

矢 金貫石附

羅仲點

房司直者字公剡荊州人也其先有房飛者黃帝時
與牟夷善授之技且薦之帝帝與風后力牧輩並加
寵任蚩尤之應弦而倒也寔飛力焉有二子一名箇
籛一名楷孫枝茂衍所在有之而隸籍荊州者窠有
名然箇籛之後檀美東南楷胤流入于肅慎司直則
箇籛的派也以大禹作司空之年孟夏萌生生而挺
秀不凡短小精悍雖長不滿六尺而雅有四方之志
長多材幹大禹玄圭既錫虞帝詔所在舉茂材異等

荆州牧以司直應試其膂力良健使工垂為之造就
于是司直之名與垂並傳焉時又有張致遠字角甫
者楚人也與司直同卧起國家有所征伐必以司直
為先鋒臨發致遠承其乏而司直藉其機而至無不
披靡征苗之後師老三旬以不用司直故也天子每
歲三田必與從事珍禽奇獸當之盤龜洞胸胤侯承
王命征羲和司直在行間太康尸位窮后羿寔用其
謀距太康于河北逢蒙有伎心于羿誘司直使殲旃
少康復辟惡司直晚節及霞無良窳之章澤間竟死

司直死然其首窳身朽矣而顛頂黝然與青磷白
骨相照映令見之者皮毛悸而神膽寒也子姓相禪
布滿殷周間周時有別姓彤者天子以其昆浞百賜
晋文侯其在魯又別為金姓名僕姑莊公常用之有
云其祖見于大易嗣浞氏族不一而金姓為多有能
從空中搏飛鳥者則孔子不弋宿時與之同獵較者
也適有為大隼所負而墜者孔子識之曰此梧姓繇
中國而入肅慎者也其在息者三人楚文王俘歸若
教氏誘其二為已用方戰二人陷堅誤中楚子副車

若教敗戰國時則又有為魯仲連作說客者聊城不下攜書躍入力折之燕將劔而聊城屠楚漢相持樓煩使之一當項羽羽瞑目大叱之抱頭而竄其人豈雄于鬪辨而懦于鬪力者耶子名貫石字子羽丰稜遠過其父而膂力濟之李將軍廣酣戰一生頗賴其用夜見草中石以為虎命貫石擣其中堅了無窒碍飛將軍之名得貫石而益起逮事其孫陵陵深踐戎馬之地會貫石之家兵盡陵之援降匈奴適貫石以藏鋒不在行免子孫散處華夷閱歷唐宋世世給事

軍中近聞住房州者復姓房

不其生曰一物也由基以一而蹶呂錡仁貴以三而破窾厥千載有同芬焉睢陽之夜繼人則較孫仲謀之滿載逾巧矣少卿妄庸人也一日而盡五十萬何為哉語云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夫成敗利鈍豈在長短之間哉余故掇拾之以補本傳之未備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晚香先生傳

菊

羅仲點

晚香先生者黃姓名華字九齡南陽郡縣甘谷中人
也其先姓氏見于周禮及記者都不載其行事戰國
時有與三閭大夫善者則為黃季英大夫行吟澤畔
傍晚言歸必與季英相對而餐大夫非季英不下咽
季英比時亦流落湘中也季英有孫名芳曾謁漢武
于橫汾大見稱賞自漢涉晉十數葉而先生生其生
也萌于隆冬飽天地嚴凝之氣至三月而析箸自立
四月摩頂受記幼時多有蠹蝕之者卒亦無傷性喜

燥而惡濕每雨淫幾欲無生備歷艱危長而含輝孕
采不亟亟于發洩後先同學如梅先春李能白杜映
山金忘憂舒并夜桂生香輩無不抒素流丹紆青施
紫然遮頭遮晦生色俱不能久獨先生後出而享大
名有一種亭亭獨上不隨人偃仰之致人共尊之為
晚香先生云陶元亮知之遂與定交至邀先生子姓
生事於所居之東籬稱詩命酒雅推莫逆會元亮食
貧九月無酒方與先生把袂盤桓而白衣人適送至
相與盡歡元亮仍謂先生曰我醉欲眠君且去其忘

形傾倒有如此先生雖游于酒人性頗傲元亮慮其
遭摧折之苦規之曰門雖設從此不須開見于唐時
杜少陵九月詩中元亮後先生亦感疾而終子孫至
今不忍釋籬邊篤于交誼又如此至唐有名班者好
處重巖中少陵特詠其事晚年陸魯望延為上客時
有同志杞生者亦與席三人閉關不出忍饑誦經魯
望賦有云爾杞未棘爾斑未莎蓋實錄也宋韓稚圭
守魏博得斑之裔孫曰寒者字秋容讌集僚佐秋容
與焉每謂曰予雖不逮陶處士而晚節不渝頗與而

唐詩史 卷之...

祖家風合遂款秋容于郡堂之西偏朝夕相晤對焉
王半山訝其飄零不偶歐九意頗是之乃半山則謂
秋容之淪落固其所也不聞其先有淪落湘中而與
湘纍相朝夕者乎稚圭死秋容亦無色憔悴死厥後
之名稱樊然不一而骨格則無有不同者黃氏世世
以後凋聞天下

不其生曰昔人有云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九
齡之于五柳先生也斑之于涪翁漁父也秋容之于
安陽龔叟也倘所謂歲寒而相知者耶吾家昭諫詩

云陶公沒後無知己信乎知己之難也寥々千載嗣
其響者魯望稚圭而已人何可妄希知遇也

稚圭博學名聲著夫妻俱好推劍披堅執銳行江
湖間予則謂其佳深漆園先生守黑人也與之焉

卷之三 絕句先生傳

其書亦魯聖軒圭西日入何可尋亦味聖也
云爾公遂到無味已計冬味已之藥也廖二千卷

匡離世傳

羅仲點

有匡生者名離一名狼燈其先出於善化國姓氏見
爾雅妻博氏名帶夫妻俱好擁劍披堅執銳橫行江
海間荀子則謂其性躁漆園先生守黑人也與之遇
幾為所敗當子羔在成時離與范冠金蟬吳吞等並
稱厥後子姓繁多在吳者謂之橫行介士戰身海上
見則主兵幼子喜觀潮至則翹足而迎之故謂招潮
潮子每歲以八月朝海神輸稻芒以為覲見禮東漢
時有段生者其初蝗也作崇千武陵太守馬援行德

化之而入海見則主荒是以段氏與匡氏並見諱子
吳中匡入晉變姓解名無腸即抱朴子書所謂無腸
公子也一云解狐之後復其姓與解系為再從弟趙
王倫之誅系兄弟也腸寔始禍云有子失其名配顏
而委瑣落魄無所事之依于海鏡君海鏡君即瑣瑤
亦不能自給時之藉解子去求食或不至則餒死部
景純異之江賦中特紀其事江左彭郎者形相似寔
非其族且性不可測蔡道明初渡江誤以為解也而
近之委瑣幾謝仁祖竊笑之無腸之孫為應教與死

畢茂世善茂世常欲持其乏同溺酒船中而不果梁
朝應教猶在何胤侈于味當時飲食之人水陸並至
必以教為上客胤嘗曰此尤物即糟糠妻不翅焉應
教死關中人懾其聲購求其尸腊以為靶有病瘡者
懸之戶立已唐時解族中微事行亦無傳者五代末
則有解黃中焉他族之相類者出而與之衡然以家
世適差別終不能掩其上陶學士奉使吳越黃中與
他族各操滋味以干之學士精于鑒識一解不如一
解者左袒黃中也浙人錢昆將補郡亦不願置郡監

而願與黃中相從事東坡先生在潤州與了元元章
輩竟日留連黃中未嘗一日不在坐時已老貧甚幸
善撒棹先生曰老解無聊賴何不浮游于江皋以自
若其天年軾不敢苦相勸也黃中去先生頗憶之述
其臭味于老饕賦焉匡氏之後大氏外剛而內柔見
于經史題詠者不可勝紀然好以割烹之說進往往
不能保其軀獨黃中老東坡憐而縱之相傳為仙蛻
不死有遺胤在武塘之汾湖號為紫髯公家好事每
當深秋時割鷄炊黍帳具高會後為一豪飲人挾之

同入酒泉郡竟死

不其生曰離也卒世披堅而不能膺五鼎之享死則
五鼎烹之豈非以剛在外哉剛風相禪至于骨可祛
鬼亦難矣然聞其世與酒為命應教僅脫于茂世而
紫髯不免于豪飲人惟口興戎誰階之厲噫嘻杜康
之謂矣

石十郎傳

盡書魚

周念祖

石十郎不知何名本魚氏其先有為衛史者鱮字子
 魚遂以為氏鱮居官直銳如矢子孫風之並研深善
 入至十郎而賢家著十郎性沉鷲遇怪者必茹之尤
 酷嗜書史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至醫藥卜筮種種
 載籍完章敗帙無不嗜且廢殮焉惠施楚之富五車
 者也十郎自衛徙之深相結曰我與君不啻十日飲
 之交矣居無何惠子之友莊周薄其餽精十郎不悅
 客之秦方是時秦皇任丞相斯盡燒古今六經子史

言十郎無所托幾不免乃變名姓曰石十郎授夏無
且家無且者秦皇之幸醫雖有書多醫家言秦皇所
不燒十郎利其書則糊口其家然非所樂也是時秦
破天下已屬漢辭無且而遊廣川廣川人董仲舒方
下帷受讀不得見或告之曰十郎爾終疇依吾聞卯
金氏之子向讀書天祿其書富足飽十郎且依之可
起家復先世官往從之不可乎十郎謝曰謹受教然
計以我魚氏子素精研有聲然且自衛歷楚歷秦歷
廣川董生好讀書且不能相容何必向然計又以我

嗜書善入而無際幽隱必到即涕洟沃我不悛也卯
金氏雅嗜書與我同好計其相容而飽所欲亦可適
會青藜老人夜見向十郎乃飛附杖頭見向于天祿
閣向亦素聞十郎名遂相歡不疑別聽十郎之所欲
弗靳十郎誠不解飲乎惟善食腹餽然久之向乃嘲
之曰書故昔之人唆餘子今咀之嚙之如魚依水未
嘗輒出子之刻畫書也多矣書之所餘復幾何且也
我與子均病也我檢校有年不逾今官書固有靈也
我姑為子請于上試一官榮子且若何十郎笑而不

言于是向疏入天子俞之制曰光祿大夫向所薦石
十郎果嗜書精研不輟世無有若其深入者其以石
十郎為雙虫侯改朝歌邑為夕邑以賜之朝歌固衛
地也兼予田四頃以世史魚氏
太史公曰程頤有言徒飯汗畦徒衣夜機不如作一
老蠹魚吾觀石十郎豈信然哉夫十郎之于書似欲
窮口腹之欲者耳劉更生升之同堂至數金匱蘭臺
之秘而盡味之又何其快與吾延知士固有遇合窮
經即非質官哉雖然稽古之榮烏可誣也

陶水部傳

哥密瓜形水注

陳詩教

陶水部注字傾之平遙人先世有名復者佐舜掌火
政封陶丘公公曰吾宗得水火土三行之秀後必瓜
徙繇遠因以為氏注其裔孫也生有異相形如削瓜
識者以令器許之及長性恬淡惟飲水自給嘗曰泌
之洋洋可以樂飢吾得虛而往實而歸足矣會上聞
其名遣使召之注方飲於河啾啾作言曰昔巢父譏
棄瓢吾乃事升斗求活哉不奉詔使者力持見上上
大悅官拜水部每有詔誥必與斟酌欲重用之會有

諳其內少含容外多瑣碎非大臣體者上乃詢羣臣
水中丞越班奏曰陛下取之盡錙銖棄之如泥沙使
陶唐不作則有虞氏亦龔落於河濱矣上悟遂與傾
倒如初

諳史氏曰注起家河濱澁容陶冶何樂也晚年強
出幸來讒口豈損益之理有未達與此陶朱公所以
遜迹於五湖也

蕭君傳

蕭

陳詩教

蕭之先嶰谷人君生而玉立南粹褐輒臨風長嘯昂
首擊節聳然有凌霄之志嘗遇異人曰子中虛外直
稍裁製之當聲名掛人齒頰柰何終日書空乎未幾
聲籍甚上聞之起授太常卿叩之無弗應者忽一日
接上談論嗚嗚然曰我知主上吹噓之力矣上憐其
言親為撫弄曰吾聞聖人有七竅子殆是耶因加以
九級寵之詩詞一時青紫無出其右然數多口每與
人語輒洩其秘寵由是少衰乃喟然歎曰我竟不能

唐書史集 蕭君傳
加朝陽之鳴鳳乎視嶰谷時吟風弄月樂何極也聞
先世有蕭史者曾得道去遂修吐納之術以終其身
諧史氏曰蕭氏以刀筆起家仕至公卿可謂榮矣然
卒以口舌賞禍雖此中空洞無物而終不得稱完節
惜哉

消息子傳

陳詩教

消息子不詳世系亦莫知其所以名或曰孤竹君之
後故與墨胎氏為世交少有異志不事修飾嘗為人
效剪頭胡奴作迴旋舞人爭笈之則曰我嘗習墨氏
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安能不拔一毛為天下側
目乎時有却老先生者獨然其言遂約與俱隱所談
皆長生導引之事人始異之列薦於朝上召見大悅
曰子聲名聒耳久矣乃復堅處匣中羽毛誠可惜柰
關斯民痛痒何遂受封即墨刺史後復引見先生其

術頗同因命為之副及蒞政先生既主猛而子則濟以和由是墨吏屏跡人心帖服向之笑且異者復交頌之會子素善病形毀骨立眉髮盡脫曰老將至矣我不能為世幹旋先生亦以世故襟沓塵土滿面將復退修鍛煉之術乃共疏乞骸骨歸時左右方蒙蔽上聰勸上從之未幾墨胎氏叛羣盜縱橫道路梗塞詔錄其子為運使持節往諭之賊始解散因命子孫世其官里

諸史氏曰予雅習二生見其人蓬首垢面無復人理

及叩其所長則動靜闔闢無不可人豈神仙者流正不可以常情測耶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金蓮傳
 素足
 陳詩教
 金蓮南國麗人也性耻放縱刻意約束不自謂苦里
 有疏趾者羣誚之曰柰何自窘迫以娛人意耶行何
 為踽踽涼涼蓮曰余惡夫拔足行陣若武夫態耳西
 漢時隨飛燕入宮帝一見大悅加之掌上時共榮之
 漢亡流落不偶遇晉石季倫曰至人躡塵當無跡試
 之果然季倫誅沒入齊宮事玉奴為奔走之臣東昏
 侯曰此步步生金蓮者遂賜姓名金蓮氏及唐遇難
 馬嵬有羅氏名襪者能狀其履歷天下因想見風采

金蓮傳

素足

陳詩教

金蓮南國麗人也性耻放縱刻意約束不自謂苦里
 有疏趾者羣誚之曰柰何自窘迫以娛人意耶行何
 為踽踽涼涼蓮曰余惡夫拔足行陣若武夫態耳西
 漢時隨飛燕入宮帝一見大悅加之掌上時共榮之
 漢亡流落不偶遇晉石季倫曰至人躡塵當無跡試
 之果然季倫誅沒入齊宮事玉奴為奔走之臣東昏
 侯曰此步步生金蓮者遂賜姓名金蓮氏及唐遇難
 馬嵬有羅氏名襪者能狀其履歷天下因想見風采

焉後復歸江南遇後主寵之專房嘗令作折腰舞曰
我當貯之金屋矣由是宮中爭效之惟宋朱元晦嘗
譏其徒事矯飾不近自然然竟難變易云
譜史氏曰金蓮一婦人耳應事昏主而天下不以為
非見諸名賢而天下不以為耻其素履可知矣獨其
含垢納汙至為妲己所縛千載而下尚抱不白之冤
惜哉

蜀客傳

海棠

陳詩教

蜀客者海外異人也以其從海外來因以海為姓更
名棠少有異質類如渥丹蓋神仙中人云長而寓蜀
與徐儉等隱居藥肆中結巢飲社人無知者會上方
寵妃子妃卯酒未醒令內侍扶掖而上曰此豈海
棠睡未足耶由是好事之徒至鏤形杯案間比之羹
牆焉時杜甫擅詩名逢人無不投贈至棠獨不敢置
一語時論少之晚年益自放與人交輒盡傾吐眉山
蘇氏嘗與語至夜分恐其欲睡索燭照之未嘗不如

在春風中也故諸名士樂從之遊而誠齋揚萬里至
開九徑以延之其為人向慕如此厥後孫枝散處天
下獨居昌州者楠邁種或謂之香狹兒云
諧史氏曰蜀客之名其來舊矣而不聞有所表見何
也然世謂其堪與杜母齊名豈亦蘊而未之見耶不
然何香名之藉藉也

浮沉生傳

魚

陳詩教

浮沉生江湖散人也世居丙穴慨然有膏澤蒼生之
志嘗登龍門遭黜額嘆曰是將索我於肆矣遂潛修
溪壑間目不交睫然數以骨鯁忤人有段氏子者因
鉗制其首尾生徐言曰公等鬚髯如戟乃困人於酒
轍耶識者憐之俄聞朝廷漁獵天下士或勸之出答
曰此羈人之網羅吾寧浮沉于世不能為五鼎烹也
遂自名浮沉生已而頭角寢長乃幡然改曰大丈夫
當磅礴風雲豈終為池中物乎語畢冲霄而去不知

所之

諸史氏曰語云網羅不可以收豪傑誠哉是言也然英雄失勢受困愚夫不將為浮沉者藉口乎噫出處之際如生者有幾哉能不為之三嘆

混沌子傳

雞子

陳詩教

混沌子不知何許人或曰魯人也為人多含容不露圭角因號曰混沌子素善胎息兼通黃白人或叩之輒傾盡肝膽未嘗有忤容嘗語人曰此特軀殼耳若羽翼既成不當委之如蛻耶居恒好居糠粃中以自全召為光祿卿不起或謂之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曰吾豈堅匿不出乎願世無覆翼我者縱欲無翼而飛不脛而走烏可得也人服其論既聞五德君名往受脫胎換骨之法旬餘忽躍然而起曰我飛騰

有日矣遂尸解去後有遇之於桃都冠纓甚偉聞者異焉

諧史氏曰廣成子有言知雄守雌為天下谿知白守黑為天下式混沌子其殆是與宜乎結聖胎而登仙籍也

